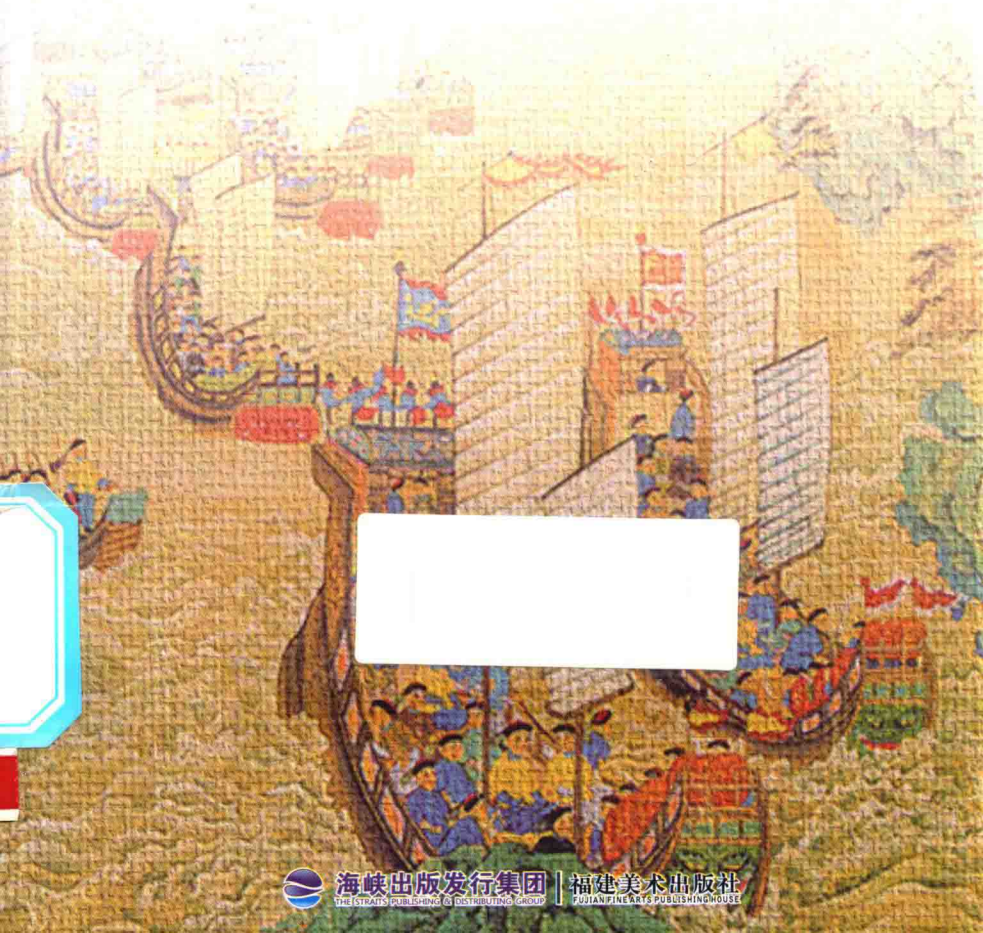


鹭岛的沧桑往事

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

陈进东 郑维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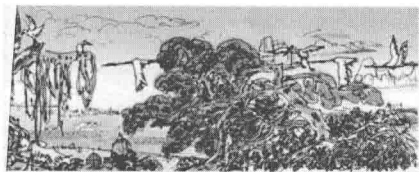
福建美术出版社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鹭岛的沧桑往事

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

陈进东 郑维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美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鹭岛的沧桑往事/陈进东, 郑维明著. --3版--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393-2495-1

I. ①鹭… II. ①陈… ②郑… III. ①厦门市—地方
史 IV. ①K29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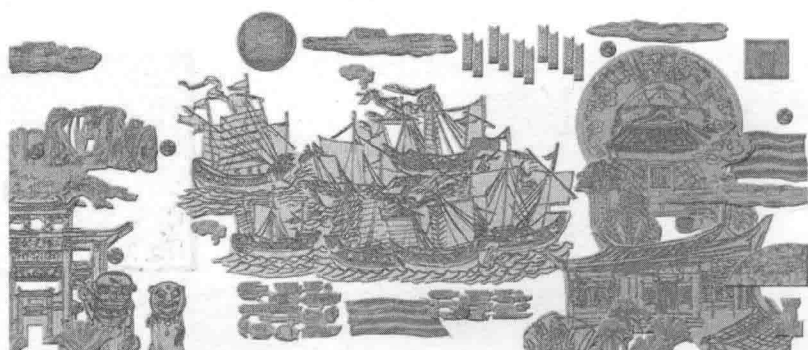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4685号

责任编辑: 沈华琼
封面设计: 郑维明
版式设计: 白桦 李雪梅

鹭岛的沧桑往事

——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

作 者: 陈进东 郑维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美术出版社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6层
邮 编: 350001
服务热线: 0591-87620820(发行部) 87533718(总编办)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 厦门创先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x1192mm 1/32
印 张: 9
印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ISBN 978-7-5393-2495-1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引子

一、厦门最初的名字 /3

- 陈僖入厦 3
- 由一块石碑说起 4
- 新城的故事 8

二、小岛走出的县令 /10

- 陈元通 10

三、地图中看厦门 /18

- 明以前地图中的厦门 19
- 明以来地图中的厦门 21
- 嘉禾海道说（附） 28

四、从“中左所”到“大厦之门” /32

- 明清时期的厦门城 32
- 卫所制催生的海滨小城 34
- 小城的建设 39
- 小城的里里外外 50

五、盗从海上来 /56

- 明代列强的入侵 56
- 明代的倭患 58
- 葡萄牙人来了 65
- 西班牙人眼中的“中左所” 67



海上马车夫——荷兰	68
-----------	----

六、不信中原不姓朱 /79

—— 民族英雄郑成功	79
国姓成功	80
兄弟阅墙	83
思明州	85
通洋裕国	88
收复台湾	91
将星陨落	94

七、来同别墅的灯光 /95

—— 施琅与厦门	95
横空出世	96
将帅同心	98
渐生嫌隙	99
反目成仇	101
两度攻台	103
抚定台湾	104
维护统一	106
驻守厦门	107

八、小海峡 大中国 /111

—— 清代厦门与台湾	111
------------	-----

九、炮台下的思考 /119

—— 鸦片战争中的厦门	119
-------------	-----

倾听	120
剧变	121
布防	124
鏖战	126
沉思	128

十、鼓浪洞天 鹭江第一 /135

—— 鼓浪屿的岁月变迁	135
鸦片战争前的鼓浪屿	136
鼓浪屿开埠后	142
公共租界	147
老房子背后的故事	152
音乐中的小岛	157

十一、福建第一市 /158

—— 民国的厦门城建	158
建设前的厦门	160
路政建设	161
自来水工程的建设	163
电灯亮了、电话响了	164
回忆	167

十二、放舟五洋 /170

—— 厦门港史简述	170
-----------	-----

十三、浴火的鹭岛 /176

—— 抗战时期的厦门	176
------------	-----



抗战的全面爆发	177
厦门保卫战	177
日寇在厦门的法西斯统治	182
厦门人民的胜利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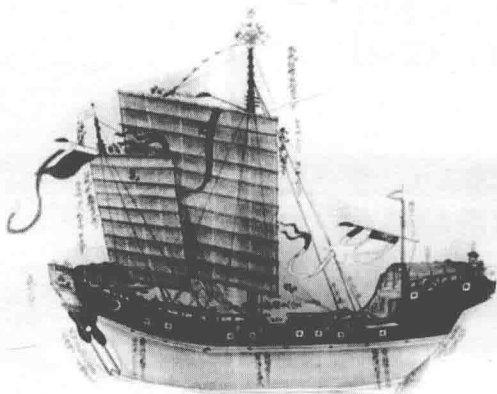
十四、一方水土一方人 /189

—— 厦门历代名人小记	189
唐代	190
宋元	192
明代	202
清代	218

十五、文科进士名表 /237

十六、厦门地区大事记 /245

结束语 /277



引子

厦门，中国东海上的一颗明珠。岛上湖光山色，古榕参天，波光粼粼的筴筴港白鹭翔集，锦鳞游泳，形成了厦门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奇特美景。从最早因白鹭而得名的“鹭门”到后来的大厦之门“厦门”，今天这座开放的岛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厦门人，岛城也因他们的建设而更显妖娆。

站在胡里山炮台，感受着鹭岛的天风海涛，发几许思古之幽情；漫步在鼓浪屿的小路，耳畔间时而飘来悠扬的琴声。城市的喧嚣渐渐隐去，思绪变得幽远，这座小岛原来的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渡过茫茫的大海来到这怪石林立、惊涛拍岸的小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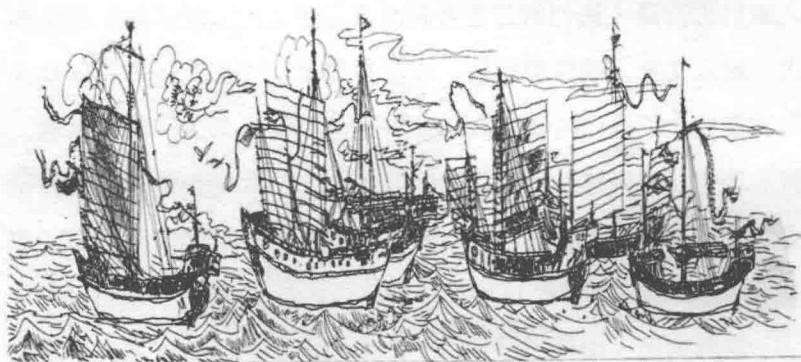
很久以前，当中原已经开始吐露文明的萌芽，地处闽南蛮荒之地的古闽越人他们的劳作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原始，他们鼻宽眼大，短发文身，或族群而居，或泛舟海上。一天，一群古闽越人尝试着登上了厦门这座离大陆并不远的小岛，岛上，溪水潺潺、树木葱郁，清风过处，相思树随风摇曳，一群群白鹭在悠闲地觅食，它们是岛上天然的主人，清澈的海面不时泛起阵阵涟漪，那是白海豚欢快的踊跃。这里似乎是这群闽越人理想的生活乐园。

这群闽越人最终留在了岛上，他们成了小岛的新主人，岛上



第一次升起了炊烟，他们还很弱小，原始，人数很少，他们在离海边不远的山坡上筑屋而居，以鱼儿为食，以石缝的清泉为饮，艰难地开始了在岛上的生活和开发。

他们是岛上第一批的开拓者，经过漫长的岁月，生生不息。而之后的中原战火不断，随着大量的汉人因躲避战乱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迁往南方，一部分辗转进入东南沿海、进入闽南，厦门岛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厦门最初的名字

——陈僖入厦



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铭



由一块石碑说起

翻开厦门历史，我们努力寻找着先人耕耘的足迹，尽管已经遥远，但在这大厦之门里，他的历史究竟要从中华民族这部鸿篇历史巨著中的哪一页掀开呢？

在唐代之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生活着古老的华夏民族，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最终完成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周秦汉唐那一个个光辉的朝代至今仍令我们向往。可直至盛唐初期，厦门岛却仍静静地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无名小岛，颇有几分白居易《长恨歌》的诗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意味。

华夏文明传播的脚步并没有停滞，他们的眼光早已越过长江，投向了遥远的“南蛮之地”，层层群山阻挡不了他们坚定的步伐。

唐初，厦门岛周边的泉州、漳州已是商贾云集、车马辐辏的繁华城市，厦门岛这位美丽的少女走出深闺的日子还会远吗？

闽南小岛上最终出现了汉人的身影，他们留了下来，同古闽越人共同劳作，和谐发展，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以及生产工具刺激着厦门岛加速摆脱原始劳作的过程。海之中洲有了他最初的名字——“新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归入大唐行政版图，属清源郡南安县嘉禾里。而他们的古语与闽越人的土语结合最终演变成闽南语（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厦门追寻唐朝盛世脚步开始融入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他的命运也随着中华民族的脉搏而

起伏跳动。

翻遍了地方历史文献，厦门自宋代以前均没有文字记载。在厦门最具权威的地方志书——清道光十九年的《厦门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厦门自宋以上无考”，宋代称其“嘉禾里”，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宋朝从公元960年开始，也就是说根据《厦门志》的记载，厦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也只有1050年，这和许多城市动辄数千年的历史实在相去甚远，以致厦门人在谈及本地历史时总有些底气不足。

很久以前，厦门就流传着“南陈北薛”之说，甚至传说北薛就是唐肃宗李亨的老师薛令之。岛上确有几处唐墓的遗址，建国后，地方文物工作者曾经打开传说中的薛令之墓进行考察，希望能有重大发现，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墓中找不出任何证明这座墓的主人叫薛令之的有力佐证，而在薛令之家乡(福安)当地的资料中也查不到薛令之前往厦门岛的记载。而陈氏来厦的相关记载也只是在陈氏族谱中的寥寥几笔。那么，“南陈北薛”是不是仅是一个传说，何以证明厦门的文明进程是从唐代开始呢？

1982年，泉州市东门外石井村出土了一块《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系丈夫给事郎、前行泉州参事许元简为其亡故的陈姓夫人所立，碑上清楚地记载着陈夫人的祖先系颍川人氏，乃汉丞相陈平的后人，陈夫人的曾祖陈僖时迁入厦门，当时的厦门称为“新城”（“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嘉禾里是也”）。原件现为泉州文管办收藏。此方墓志铭记录了唐代厦门丰富的历史信息，弥足珍贵。



根据碑文的记载，陈夫人的曾祖陈僖迁入厦门时，厦门是一个四面环海，荒无人烟的小岛，海上风大浪急（四向沧波，非利涉之舟，人所罕到）。那么，陈僖原居于闽东福唐，作为拥有万贯家财，众多门客、家丁的福建豪门，他为什么要放弃原有的的身份和地位，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冒着巨大的风险举家搬到厦门这座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小岛呢？

碑文中提到“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即闽侯欲作乱，而陈僖不愿参与此事，所以举家南迁，而他又为什么选择了厦门这座荒岛作为栖身之所？公元844年，阿拉伯人伊本·考尔大贝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中提到，唐时厦门周边的泉州已是中國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公元686年（唐垂拱二年）漳州也已设州，厦门周边的漳、泉二州皆为繁华都市。陈僖为了躲避闽侯，自然要远离都市，厦门作为大陆边缘的小岛，毗邻泉州，在当时交通工具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的情况下，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栖身所在。

那么，陈僖一家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厦门的？据《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载，陈夫人死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陈僖系陈夫人曾祖，按照史学界通行的一代二十二年计，我们可以推算，陈僖一家于公元790年（唐贞元五年）前后迁到厦门，而且凭借着原本就殷实的家底，陈僖一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迅速成为了清源郡首屈一指的富豪（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

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唐故颍川陈夫人墓志

室人其先颍川人也，丞相平之后。高祖任福州长乐县令，秩满家于福唐，亦长乐之邻邑也。曾祖僖爱仁好义，博施虚襟，俊砧归之，鳞萃辐辏，故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乃剡舟剡楫，罄家浮海，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之嘉禾里是也。屹然云岫，四向沧波，非利涉之舟，人所罕到。于是度地形势，察物优宜，曰可以永世避时。貽厥孙谋，发川为田，垦原为园，郡给券焉。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终身不仕，以遂高志。祖仲禹，幼资经术，弱冠游于京师，既而授广州番禺县丞。伯元通，任歙州婺源县令。父元达，任虔州虔化县丞。夫人幼独承颜，终鲜兄弟，闱仪壶则，有若生知，宛顺柔和，实资天性。年十七归嫔于我，韵谐琴瑟，气合芝兰，拆愿同心，始终偕老。何图产后六日，痢疾所婴，时大中十一年龙集丁丑八月十四日，终于晋江县南俊坊之私第，春秋廿三。有子二人，长曰骥儿，方兹六岁，次曰小骥，生未浹旬，而夫人谢世。呜呼！日月逝矣，奄窆有期；丹旌启途，青鸟用事。以其年十月十三日丁丑，窆于晋江县鸾歌里石井村张境之东原。礼也，古者墓有志，志有铭，志，记也；铭，名也。惧陵谷之迁变，所以记其墓焉。铭曰：

坤向山，巽流水。申未朝，寅卯起。哀哉，室人葬于此。唯我室人，秣华桃李。惟其令德，采苹于研。天与淑姿，不与年祀。十七归我，九族咸美。廿三亡，谁不痛矣。况仆之哀，岂易言耳。呜呼，予百年之后兮，亦当归土于止。



“新城”的故事

随着碑文的描述，我们将视线投到了离今天已经有一千二百余年前的那一个晚上，一位豪爽的长者为躲避政治上的非难，举家南迁，风鼓动着片片船帆带着一支小小的船队漂浮在黑漆漆的海面上（乃剗舟剗楫，罄家浮海），四周什么也看不见，纷乱的风声、雨声伴着小船艰难地前行。风夹带着雨水不时地打进船舱里……

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一夜的风雨将小船似乎带进了一个小小的港湾，众人走出了船舱，惊奇地打量着两岸的景色。欢跃的鱼儿偶尔也跳上甲板欢迎这支远道来的队伍，不一会儿，小船靠岸了，这时候他们肯定无法知道他们走过的这个港湾就是日后厦门重要的筓筓港，而他们登岸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江头后坑一带。

众人走下了船，雨水荡涤使得早晨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岛上树影婆娑、佳木葱茏，芳草鲜美，一群群不知名的白色的大鸟不时地从头上飞过，停歇在树木的枝头，这一切仿佛构成了一曲华丽的乐章，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为这首乐曲奏响了和弦。

长者陈僖带领着儿子仲弼、仲志、仲瑀及元通、元达等一众子孙家人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住了下来。不多的岛上原住民、稀疏的耕田让他们想在岛上生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乎，为了生存，他们开荒种田，营造家园（发川为田，垦原为园），繁衍生息，原本丰厚的家业支持着他们让这座小岛很快地改变了模

样。也许是受了汉代和亲的启发，陈僖一家不断和泉州豪门缔结姻亲。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长者一家骀骀然已成为了清源郡的富户（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而他们居住的地方早就成为了一个小村落，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置身村中，恍若置身桃花源中，更是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

时间过得很快，陈僖已经不在，当年举家南迁时还是壮年的仲瑀兄弟也都已经是皓首苍颜了。一天黄昏，夕阳掠过屋檐照在了廊前，孙女趴在仲瑀的膝上，稚气地问爷爷：“爷爷，咱们住的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啊？”仲瑀一手捋着雪白的长髯，呵呵笑道：“我看啊，就叫‘新城’吧”。

厦门有了自己最初的名字，这个与中原文明山水相隔的地方渐渐远离了原始的刀耕火种，中原文化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虽然这个时候的厦门岛看起来还像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可任何的腾飞又怎么离得开儿时这一步步的蹒跚呢！

今天，陈氏的村落已经渐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替代，陈氏的后人也散落在这一幢幢的水泥建筑里，只剩下一座“南陈上柱国祠”里不绝的香火在告诉后人千年以来的那些年、那些事。

就在笔者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得到了陈僖孙陈元通墓发掘的消息……



唐陈僖墓碑清同治癸酉年（1873年）重修